

出彩汝州人

汝州市委宣传部 汝州市文明办 河南日报农村版 联办

糖画非遗传承人张会辉

□本报特约摄影师 郭亚伟 文/图

张会辉，今年47岁，汝州市蟒川镇人，现居汝州市钟楼街道东关社区，是汝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（糖画）传承人。她不仅擅长制作平面糖画，而且还创造性地制作立体糖画，给糖画这项民间技艺融入了现代工艺和时尚元素。

她和丈夫赵永红先后参加了2020年汝州市王湾民俗民俗旅游展演、2020年全国乡村春晚（河南分会场）、2021年“品鉴紫荆，畅享花城”旅游文化节、汝州市“恋瓷集”开幕式等活动，并多次参加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展演。



精心熬糖



提拉成丝



挥糖成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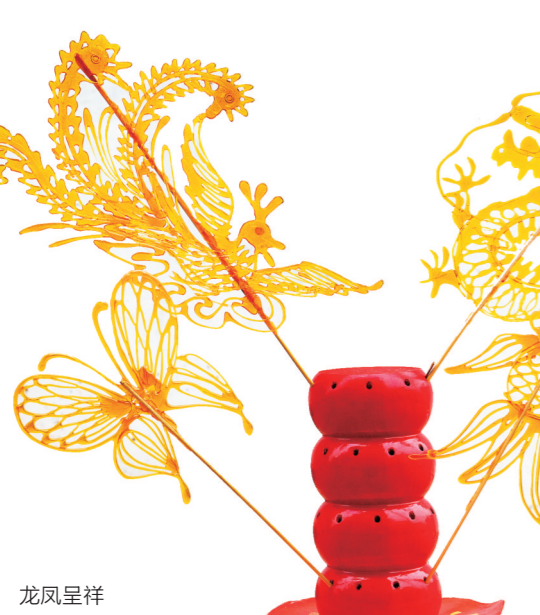
凝神聚力



盛世腾龙



凤凰于飞



龙凤呈祥



琴瑟和鸣

□申甲由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树高千尺叶归根。退休以后，日子逐渐平静下来，不再为引车卖浆、小巷米贵的物欲所困扰，也不用寝食难安、挖空心思追名逐利，身闲心安，含饴弄孙，跳出纷杂尘世，洒脱自如，与世无争。然而，童年的记忆犹如沉寂在故乡玉女河里的卵石，得益于清澈河水的滋养，一经激流冲刷，便会溅起层层浪花。情不自禁梦回故里，盘点流金岁月里蹒跚走来的精彩片段和刻骨铭心的激情乐章。感悟人生原来和流水一样，千里流淌，灵魂却无法离开故乡水土的孕育，乡愁无法割舍，乡恋根基如磐。于是，便有了梳理岁月、眷顾春秋的冲动。家乡那条流水潺潺的玉女河，为我沸腾的血液注入了最为富有的营养基因……

我的故乡是豫西地区宛洛古道上的陆路码头，西出阳关、南下湖广，控秦引楚、襟河带江，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千年古镇。镇中最高处的土丘上，有一座唐代建造的中岳行宫，叫作上庙，为南方香客朝拜中岳嵩山迎奉送往。逐渐繁华起来的村落，在庙之下，所以就叫庙下。一条玉女河自北向南从镇子中间穿而过，河水淙淙，清澈见底，养育着一方生灵，繁衍生息、薪火相传。

玉女河是北汝河的一条支流，发源于庙下镇北部的玉皇山和盘龙山之间，涓涓山溪汇成河流，一路欢跳着波光粼粼地流向远方。记忆中的玉女河两岸，风景秀丽，如诗如画。那时环境没有污染，河水清澈如甘露，可以直接饮用。居住在河边的乡亲们，黎明到玉女河里挑水，倒人家中的大水缸里，烧水做饭，如饮母乳一样甘甜，根本不用操心什么有害成分或者细菌超标。明媚的阳光下，妇女们在河边洗衣涤衣，欢声笑语伴着燕子剪水的优美身姿冲上蓝天，框定出一幅美轮美奂的田园画卷。

听老人们说，远古的时候，玉皇大帝的三女儿叫玉女，怜惜玉皇山下生活困苦的苍生，偷偷把天宫中的羚羊驱赶下凡，落在玉皇山上，变成满山的白石头。而后，又从天宫中偷出神鞭，下凡人间。玉女用神鞭鞭石，变成活羊，分给灾民食用，留一部分自己放养繁殖，继续施舍灾民。玉女常在山下的一条河中饮水、洗浴，乡亲们感念玉女的恩德，就把这条河叫做玉女河。

美丽的传说为家乡的玉女河注入了神秘色彩，在玉女河摇篮里生长的童年趣事，则是永远都无法忘却的精神大餐。每每念及，激动不已，感念风光旖旎的玉女河畔。

庙下镇顺玉女河往北上二里处，有一盘古老的水打磨，叫鲁家磨坊。水磨借助河水落差的力量，终日咚咚转动不停，为方圆近处的乡亲们加工着细米白面。水磨的上方，是一条清渠，宽约两米，水流湍急。水渠里长满水草，隐藏着欢快游荡的小鱼河虾，还有螃蟹和黄鳝。渠的两岸，簇生着茂密的腊条，蓬蓬勃勃，旺盛如林，丛中是水鸡的栖身地，一窝一窝，硕大丰腴。我和小伙伴们自制了小推网，逆水而上，网出小鱼河虾活蹦乱跳，择洗干净，回家水煮干炒，都不失为一顿奢侈的美餐。水鸡不受流水约束，上蹿下跳，不易捕获，我们就摸索出一套捕捉方法，甚是得心应手。早先是用废弃的洋马车条，在石头上把一头磨成锐角，用韧绳捆绑到小竹竿上，便是一支刺枪，然后屏气蹑足，小心翼翼扒开腊条丛，看到有水鸡蹲卧，一枪下去，扎个正着。可怜水鸡被捉到手中，还忽闪着鼓眼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不过，刺枪受腊条阻挡，不能运用自如，被扎住的水鸡，不一定都能捕获，提取的过程中，稍有不慎，极易逃脱。后来，我们又有了新的发明，拿绣花针在煤油灯头上烧红，趁热弯成鱼钩状，系上丝线，往竹竿上一缠，制成钓竿。水鸡智商不高，贪吃，容易上当，易遭暗算，一不小心就送了性命。钓水鸡的诱饵是构树叶，团成小球，捏在钓钩上，垂到水鸡面前抖动，水鸡不假思索，一跃而起，抢入口中，结果是被牵线钓了上来，竿无虚发。运气好的时候，半天可逮到水鸡数十只。

庙下街上的人语言活泛，把青蛙叫水鸡，或者田鸡。这东西活蹦乱跳，乡里人视而不见，不觉有啥尊贵。孩子们嘴馋，抓回家去扒皮开膛，用盐水一煮，吃起来喷香。

玉女河清纯文静、川流不息，以她亘古不竭的宽厚和包容，养育着一方生灵。淌过的河水里，不仅流传了“柳毅传书”“荷包牡丹”的千古佳话，还孕育了唐朝诗人刘希夷这位一代天骄。

刘希夷是庙下古镇刘家拐人（今庙下村），饮着玉女河水成长的唐初诗人。25岁时，他与舅父宋之问同登进士榜，后辞官由中原入蜀，又经三峡沿江而下直至扬州、苏州，进行长途旅行，写下《蜀城怀古》《巫山怀古》《春女行》《江南曲》等名篇，被誉为初唐诗人中“天赋俊赏”的才子。其著名诗篇《代悲白头翁》中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的千古绝唱，千百年来被前呼后拥的文化修行者推崇备至。

玉女河畔话童年

玉女河也有发威的时候。不定哪年玉皇山区遭受大暴雨，滚滚山洪奔腾而下，端庄秀丽的玉女河床经不住洪水的淫威，只好无奈地忍受着污泥浊水的横冲直撞，直至遍体鳞伤。这时候，居住在两岸的乡亲们便簇拥着站立河边，观望咆哮激流里翻滚着的牲畜和家具木料，发出阵阵哀叹，感念水火无情，住在上游的三亲六故，也不知道安不安生。记忆中儿时时常去玩耍的鲁家水磨，就是有一年大水给冲毁的，后来一直没有再修起来，失去了一座梦回故里的心灵驿站。

自然灾害的杀伤力具有磨砺人们生存意志的功能。洪水过后，艳阳高照，玉女河两岸便又草木齐发，生机盎然。清澈欢快的河水里依然畅游着小鱼河虾，水鸡们又开始成群结队，在灌木丛中欢呼跳跃。后来读书多了，知道了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日月盈昃，辰宿列张。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……”明白大自然的规律相生相克，有时候是不可抗拒的，只有顺其自然，才能天长地久。于是玉女河里活灵活现的小鱼河虾，还有岸边跳跃的水鸡，便又成了我们猎捕的美味。

一方水土，滋生一方美食。玉女河水滋养出的风味小吃，自然会被喝玉女河水长大的人们所津津乐道。古老的庙下街上，三里长街商铺林立，南来北往，人声鼎沸，沿袭传承下来的水煎包子、发面火烧、灌汤蹄糕卤猪肉，是父老乡亲们赞不绝口的美味佳肴。然而最受家乡人推崇的，还是镜子上经久不衰的大锅羊肉杂烩，其味鲜美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
少年的记忆里，老家兴的是供销社食堂，里边有一位胖师傅，跛着一条腿，满脸推着横肉，却把羊肉杂烩料理得汤鲜味美，食客蜂拥而来。下午，不太忙的时候，是宰羊的最佳时刻，旺季四只，淡季三只。胖师傅系上围裙，过足烟瘾，双目泛起凶光，左手在被按倒的羊脖子处摸索着位置，右手掂着一把盈尺的杀刀，猛戳下去，通透羊脖，一注鲜血顺刀泻下，落进地上放着的盆里，打着旋儿，凝成血团。羊儿双眼惊恐，浑身抽搐，四蹄乱蹬，一命呜呼。杀死的羊儿用绳子拴住一边，接着是下一只，如法炮制，游刃有余。助手们一齐忙碌，扒皮开膛，剔骨取肉，再把头蹄在开水里烫过，然后用箩头装起内脏下水，一齐到玉女河里清洗。

玉女河里清溪流淌，是涤洗污垢的理想场所。羊肠子漂荡在清澈的河水中，一根根翻里洗外，认真仔细，引诱着香烟般长的明条鱼翩翩起舞，跳跃着上前啃咬，画面极是鲜活。钓鱼的人们受到启发，寻来一把从羊肠上撕下的白油为饵，提桶去了河的上游，半天里竟然钓出小半桶明条鱼。

头蹄下水在河水里洗净后，挑回食堂，和着新鲜的羊肉，在一口杀猪用的大锅中一股脑儿煮熟，煨出油汪汪一大锅原汤。食堂里的职工开始忙碌起来，起锅挂肉，再从蹄和骨架上剔下熟肉，与汤肚肝心肺切碎搅拌均匀，放进一个大盆中，文火炖熟肉块，切成细条，浸入水盆备用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胖师傅就早早起床，在火上坐起筒子锅，倒满全羊原汤，放进适量杂碎，细盐调料五味俱全，待汤滚，勾兑少许面芡，用笊篱捞上血片儿，余入汤中，撒上葱花和炸油剩下的油渣细末，淋上红油辣子，一锅冒着香气的羊肉杂烩展现眼前。这时候，汤锅边早已围拢来镇上食客的食客和四乡早起赶集的人们，纷纷伸长脖子，眨着眼睛往汤锅里张望，直咽口水。舀杂烩的功夫，全在胖师傅一把勺上，行行出状元，凭得是个巧劲儿。但见胖师傅的一把汤勺，银光闪亮，上下翻飞，不一会儿，汤锅里的杂烩便被舀出大半，且碗碗稀稠均匀、油光闪亮。本地的食客大多从家里带来剩馍，掰碎泡在汤中，细品慢嚼，为了省钱，图的是那一碗羊汤的鲜美。只有从四乡赶来的人们，才会到门前的烧饼摊上买来发面火烧，美美吃上一顿。

时至今日，每次回到老家，我都要想方设法去吃上一碗羊肉杂烩泡发面火烧，一饱口福。那是家乡的味道，几十年来滋养我风雨无阻一路前行的滋味，也是难以割舍的眷恋……

1977年，我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，应征入伍，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。临行前夕，约几个好友到玉女河畔的九龙桥上合影留念，把风光旖旎的母亲河框定在记忆里。后来，听说玉女河干涸了，断了溪流，再无昔日的风姿绰约，直至变成一条臭水沟，垃圾遍地，满目疮痍，只好忍痛关闭了美好童年的记忆之门。

所幸，近年来当地政府实施河道疏浚、道路提升、绿化亮化、节点打造等工程，提升了玉女河行洪能力和河道生态环境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不由逸兴遄飞，心灵为之振奋。

我为家乡祝福，期待着养育我成长的玉女河早日清渠如许，恢复昔日奔流不息的欢歌笑语，寻回一方可以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。